

一步一腳印足跡遍全國

丘念台其人其事

● 陳運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卅四屆文藝獎得主、新加坡新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)

奔波台日為國宣勞

丘念台(一八九四—一九六七)，廣東蕉嶺人，一八九四年(民前十八年)二月五日生於台中縣的潭子鄉，為來台拓墾的客人後代，愛國詩人丘逢甲的長子，幼承庭訓，天資聰慧。對一八九五年(光緒廿一年)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割台痛史，感觸極深，而矢志匡復。中學肄業時，加入同盟會，鼓吹革命。年二十，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，專攻礦冶學，課餘聯絡旅日台胞，組織「東寧學會」志在光復故土。

事其人其台念丘

臺灣光復後，丘念台膺任監察委員、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，連任四屆中常委。七十歲以後，大家以為他已歸隱林下，其實他正默默的為國辛勞，奔波於台北與

東京之間，筆者與他交往數十年，深知其情。丘念台一生視名利如浮雲，一九四七年，魏道明任臺灣省府主席，邀他出任民政廳長，力辭不就，他說要做：「溝通官民和內外情感的橋樑」任官則不易接近民眾，施展自己的抱負。

當時大家對丘念台有句口頭禪：「粗茶淡飯、洋巾、包袱、傘子、中山裝」，來形容他完美的人格。他不重外表，有時褲子補了個大洞，他照樣穿著出去。他一生謹言慎行，奉公守法。於一九六七年(民國五十六年)元月十二日因工作過勞，鞠躬盡瘁，病逝於日本東京，享年七十三歲，風骨凜然，永遠令人懷念！

丘念台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剷除國難紀念鬚攝影自題遺墨一幅，筆走龍蛇，鐵劃銀鉤，書中別饒佳韻。

任瀋陽兵工廠技師

丘念台原名丘琮，甲午割台後，其父丘逢甲為他改名為念台，長大後赴日留學，學成後，返回廣東，受命探勘地質，曾擬就兩廣礦場開發計畫，其間改名為丘曠或丘弘空。繼執教於廣東大學及工業專門學校，斯時廣東政局不安，所學難以致用，乃應召赴東北，先後任瀋陽兵工廠技師及西豐煤礦公司採礦主任，勤謹持公，績效斐然。嗣為兩廣政治分會及廣東省政當局延攬，出任省府顧問，兼工業專門學校校長，他排除萬難，不顧日閹恫嚇阻撓，於校內籌設華僑班，招致台籍青年實施祖國文化教育，灌輸民族意識，其後皆成為光復臺灣之中堅幹部，多人後來在中央或地方出膺艱鉅，皆有成效可睹。

於校內籌設華僑班，招致台籍青年實施祖國文化教育，灌輸民族意識，其後皆成為光復臺灣之中堅幹部，多人後來在中央或地方出膺艱鉅，皆有成效可睹。

九一八事變後，舉國激昂，東北義軍紛起抗日，丘念台以光復故土，時機已至，遂毅然辭去工專校長之職，代表廣東支援東北義軍，賈款出關接濟，衝寒冒險，奔走於遼寧熱河察哈爾間，襄助義軍第十三路義勇軍抵抗侵略。時值隆冬，朔風凜冽，大雪紛飛，不利跋涉。丘念台雖曾駐遼寧西豐主持開礦多年。但往義軍總部所在地的水口，仍須兩日騎馬行程，並無軍轎可以代步。偕同北來的還有黎傑校長，彼從未逾塞上一步，因此無法前往水口，檢閱義軍。最後決定，先付支援軍費現款貳萬元，壯大東北義軍的抗敵力量。

安良除暴消弭隔閡

七七事變後，全面抗戰展開，一年後廣州淪陷，丘念台已投身軍旅，直接參戰，任第七戰區少將參議，遂即糾集同志，至粵東前線，深入陷區，組訓民眾，編組粵東義勇軍，協助抗敵除奸，長達六載，至日寇投降，戰局告終後，始返抵廣州。抗戰期間，不少台籍同胞被日酋裹脅徵調入伍者凡數萬之多，遍佈大陸沿海各省，同枝一脈，被迫操戈，誤害祖國，一旦戰事結束，多有人要求以漢奸究治者，

其時滯留居大陸同胞，人人自危，丘念台乃遠奔重慶，獻議當局，終得行政院通令全國，凡台籍莠徒，確有非法迫害事證者，以戰犯論處，其餘一律免究，法令範圍既定安良除暴，嗣後滯居大陸同胞，陸續返鄉，安居樂業，感恩戴德者不計其數。

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利，臺灣光復，光復初期曾有「盟」軍軍官找他，想借重他的號召力以及和臺灣地緣深厚的關係，由他出頭，操弄「臺灣託管」。這個所謂「盟邦」的野心，丘念台早就看透。他一口就回絕這個野心外籍軍官的建議，而且提醒當政者留心。

嗣後，丘念台膺任監察委員兼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員，基於黨務及監察工作需要，常深入民間，促成「臺灣光復致敬團」之組織，邀集台省愛國志士李建興等，赴大陸訪問，藉使了解中央對臺灣同胞之深厚民族愛，同時中央亦能了解台胞之愛國熱誠，加強連繫，消除日據時期之長期隔閡，該團人員抵達南京後，先謁拜中山陵，繼晉謁國民政府蔣主席，向中央各首長致敬，並獻金撫慰抗戰陣亡將士家屬，救濟戰亂同胞，恭祭黃陵，蒙總統蔣中正嘉許，亦備受大陸同胞歡迎。

堅讓賢路高瞻遠矚

抗戰期間，丘念台一直在偏遠地區做基層工作，竟被人疑為共產黨。曾被誣陷、被敵人反間而又受自己人誤會。不過，他不怨不憤，因為他的眼睛只看到國家民族的未來，目標在於光復臺灣，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。一九四七年中央政府明令改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，成立省政府，丘念台被任為民政廳長，願以台省受日據統治五十一年，台胞對於祖國政情，尚難盡悉，為宣揚中央德意，溝通省民感情計，如有官位在身，難收實效，因堅讓賢路，乃蒙中央改派主持臺灣省黨務之責。未幾國內中共猖狂，掀起內戰，丘念台以膺任監委奉召入京，無暇兼顧台省黨務，遂辭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一職。

大陸陷共，丘念台隨監察院撤來臺灣，仍任監委。韓戰爆發後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，丘念台立即指出：「臺灣的安全，並不靠第七艦隊和美援，而是因為我們擁有六十萬大軍，有反共經驗的政府。」他又說：「臺灣絕對不能單獨存在，更不容國際共管或托管。」「無論從歷史、地理和政治等各種因素來看，都說明了

臺灣之與大陸，有如枝葉之與根源。」

他高瞻遠矚，早期就指出：「有些人狹隘自私，利用選舉來製造地方派系。另有一些人，則想塑造自己對內對外的獨特身分，自抬身價。」

他指出「近來有些人士，竟然失去民族自尊心 and 民族自信心，因而妄自菲薄，媚外崇外，甚至變國籍，告洋狀都不以為恥。」可見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麼強烈。

當務之急建設臺灣

丘念台在光復後，有很多做大官發大財的機會，但是，他把派令給他的高官辭了，把發財的機會擋回去。共首毛澤東和葉劍英禮遇他，曾想爭取他；他看得很清楚：共產黨是禍國殃民的叛亂組織。他一直和他們保持距離。

一九五五年，丘念台曾想建議蔣總統，由蔣經國出任臺灣省主席，他認為：「如果由經國先生出主省政，很多重大建設馬上就可展開，而且很快就會有成果，譬如環島鐵路的興築，過去無人能有此氣魄和擔當，如果是經國先生，那就指日可待了。此外當然尚有許多大事可做，經國先生一定比我們更瞭解，不必由我們代籌。」

總之，目前臺灣的當務之急，就是要加緊建設，不要錯過時機。而臺灣同胞所熱切期望的，也就是全面性的建設。政府只要把輝煌的建設成果擺在臺灣同胞面前，任何方面的陰謀詭計，都難以得逞。」

丘念台對於政府用人受到某種「慣例」的拘束，不以為然。他說：「站在臺灣同胞的立場，誰有真才實學，能夠切實為大眾謀福利，誰就會受到歡迎和擁戴。至於省籍問題，祇是少數人的偏狹之見。也許有人以為，把圈子縮小一些，自己就有更多出頭機會。不過這種看法和想法，不能代表一般民眾的意見。」

他的這個看法和後來國內政局的發展不謀而合。蔣經國雖未當上臺灣省主席，卻在行政院長及總統任內，把臺灣建設推向高峰，促使臺灣經濟不斷的攀升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。至於用人問題，蔣經國大力提拔臺灣才俊，使其位居要津，連前總統李登輝亦為其擢拔的臺籍菁英之一。李登輝後來分裂國民黨，送掉國民黨政權，更走上極端臺灣獨路線，回首前塵，蔣經國的做法是否適當，只有留待史家評論。

元首器重屢負重任

不過，丘念台一直受到老總統蔣中正的器重，先後兼任總統府資政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、中央評議委員，翊贊中樞，矢志不渝，席不暇暖，足跡所至，以探求民隱，振奮民心士氣為依皈。又為祛除外患，消融分化陰謀，及團結海內外同胞促成中興復國，不斷奔走各地，內外宣勤，鞠躬盡瘁，備極辛勞。

一九六七年一月，丘念台奉派赴東京，導化臺籍留日青年，勿使誤入歧路。一月十二日黃昏他在東京旅邸外出散步時，心臟病猝發，倒逝於街頭雪地上，享年七十三歲。遺體歸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。

丘念台德配梁筠端女士，夙著賢聲，鴻案相莊數十年，育有子女各一，子丘應楠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美國耶魯大學博士，子媳周侶芸亦為留美博士，均任職美國，多次應邀回國講學。

女丘應棠，曾任教於台北師範專校，創辦竹林中小學，設有幼稚園、小學、國中及高中部，作育青年，績效卓著，為教育界著名的辦學人。

丘念台身後留有遺著「嶺海微軀」一書，為自傳題的著述，對其家世及一生經歷敘述甚詳。